

臺灣文學的轉譯與過境

從多元語言、獨立編輯出版到翻譯外推及值得關注的文學視角

撰文 | 游騰緯

2026 台北國際書展第三天午後，在英文譯者 Jenna Tang（湯絮蘭）的主持之下，邀集台文作家 Naomi Sí（沈宛瑩）、出版人 Will Buckingham、英文譯者 Jeff Miller、韓文譯者金泰成以及游擊出版社編輯郭嫻好，從多元語言、獨立編輯出版到翻譯外推等不同視角來分享各自的經驗與觀察。



活動現場，臺上講者由左至右為：主持人 Jenna Tang（湯絮蘭）、台文作家 Naomi Sí（沈宛瑩）、出版人 Will Buckingham、英文譯者 Jeff Miller、韓文譯者金泰成、游擊出版社編輯郭嫻好。（圖片提供 | 臺文館 · 攝影 | 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）

語言的名字

首先，Naomi指出，雖然當前台語出版受到大量矚目，卻未受相應的重視，這是由於「第一語言」（First Language）與「母語」（Mother Tongue）的概念在臺灣是混用的，然而臺灣人普遍使用的第一語言華語，並非所有人的母語。因此，她認為應該引入適用於移民或殖民社會的

「祖傳語言」（Heritage Language），以此概念來指涉台語或其他本土語言，或許更能夠顯示其重要性。

Naomi表示，目前台語出版常見翻譯世界經典文學，「因為大家已經熟悉內容了，比較不會那麼恐懼。」不過，她也點出其中的矛盾，翻譯強勢語言的文學作品強化了殖民意向，但大部分學台語的人卻

是為了對抗殖民意向。另一方面，臺灣人自己寫的台語作品大多偏短，因為多數讀者仍不習慣閱讀台文書寫的內容。出版社傾向出版詩集等輕薄的作品，近來大受歡迎的《日花閃爍》即是一例，寫短篇小說的Naomi因而被建議嘗試創作極短篇作為進階讀物。

一場羅塞塔石碑式翻譯實驗

在這樣的出版環境下，Naomi參與的 *Tàigael* 是難得一見的異數，首部以英語、蓋爾語、華語與台語呈現的短篇小說集。出版社 Wind&Bones Books 創辦人 Will 表示，發行 *Tàigael* 的起點源自他搬到蘇格蘭，體驗了蘇格蘭語（Scots）、英語、蓋爾語（Gaelic）三種官方語言的多語文化；後來，為了學中文來到臺灣，定居臺南，結果鄰居都跟他說台語，「我發現蘇格蘭跟臺灣的語言環境很像，找蘇格蘭跟台語作家對話可能會很有趣。」

Tàigael 的翻譯方式相當特別，Naomi 戲稱之為「羅塞塔石碑（Rosetta Stone）式翻譯」——首先，兩位臺灣作家與兩位蘇格蘭作家分別先以台語、蓋爾語創作，再交換作品譯為華語、英語；接著再由兩位譯者，將第一次的譯文譯為英語、華語；最後，四位作家再將第二次的譯文譯為台語、蓋爾語。就如透過希臘文破譯古埃及文，強勢語言成為交流的橋樑，也扮演了轉型正義的角色。

四十年翻譯史： 從資訊轉譯到文化對話

英文譯者 Jeff 回顧了近四十年的翻譯生涯，也是臺灣社會發展的縮影。他在 1986 年接觸翻譯，當時臺灣仍在戒嚴，一般人無法訂閱《人民日報》或《上海日報》，但學界又迫切需要了解中國的情況，於是政府允許翻譯社把報紙內容翻成英文，讓學者透過英文掌握資訊。那時臺灣仍以出口業為主，社會節奏快，翻譯也只講求速度與直接，把意思表達出來即可。

1990 年代到 2000 年前後，臺灣民主社會逐漸成形，Jeff 觀察到人們開始尋找自我認同，許多過去不能討論的議題浮上檯面——日治時期、白色恐怖、環境保護、文化保存，也開始向世界介紹自己的美食、觀光、城市形象。2000 年之後，臺灣與世界的互動不再只是單向輸出，而是開始對話、回應，社會也變得更加多元。在翻譯工作上，Jeff 感受到語言的轉變，「變得更細膩、更有層次，能傳達更複雜的情感與觀點。」



《日花閃爍》
溫若喬 | 著
時報 | 出版



Tàigael
Elissa Hunter-Dorans,
Kiú-kióng 玖芎, Lisa MacDonald
and Naomi Sí | 著、譯
Wind&Bones | 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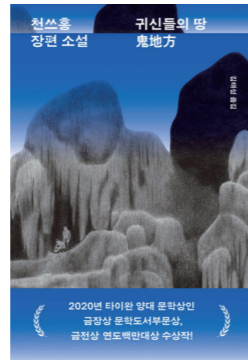
在韓國介紹臺灣文學： 市場與理解的落差

接著，韓文譯者金泰成談及在韓國推廣臺灣文學的兩大困境。首先是中國因素，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，中國出版品與文化資源快速進入韓國，大學陸續設立中文系，但真正優秀的華文譯者仍然不多。再來，則是韓國出版市場的問題，他剛開始在向韓國介紹臺灣文學時，主要仰賴的是自己的喜好，結果效果不佳，因為大家對臺灣缺乏基本的理解，不知道有哪些重要作品、哪些作者具代表性、哪些題材較具市場性。

金泰成感性地表示，1983年第一次來臺之後，「腦袋裡有一部分就被臺灣占據了。」這些年來，造訪臺灣超過一百次，他開玩笑說，自己對臺灣的經濟發展應該也有點貢獻。當然，他推廣臺灣文學的努力更為可觀，近兩年的成果不容小覷，韓國出版界出現明顯轉向，臺灣年輕世代的作品一波波湧現，在書市的表現超出想像，例如陳思宏的《鬼地方》銷售破萬，這是大多中國作家都無法企及的成就。

文學的窗口與社會的結構： 獨立出版的外譯路徑

游擊文化編輯郭婉妤則分享了2025年的出版物及外譯經驗。《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》是臺灣首部以人工流產為主題的文集，在韓國書展上雖獲多家出版社詢問，



《鬼地方》韓文版 (귀신들의 땅)
陳思宏 | 著
김태성 (金泰成) | 譯
민음사 (民音社) | 出版



《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》
胡淑雯、張嘉真、徐瑋芬、
鄧九雲、陳宜倩、吳燕秋、
梁秋虹、烏烏醫師 | 著
吳曉樂 | 主編
游擊文化 | 出版

卻因議題排序、文集不易經營單一作者品牌，以及各國討論框架不同而未能簽約；但也有海外譯者主動來信，願把作品推向美國。《長女病》在東亞具高度共鳴，中國（扶弟魔）與韓國（K-長女，K-장녀）都有類似的語彙，並且有機會賣出越南版權。《何苦為男》討論男性在父權體制下的情感壓抑與責任期待，由於有毒男子氣概是全球性的問題，游擊文化也很努力向外推廣此書。《茶室女人心》講述萬華性工作者的故事，一間釜山的出版社已經買下版權，因為這本書能與當地紅燈區的歷史脈絡相互映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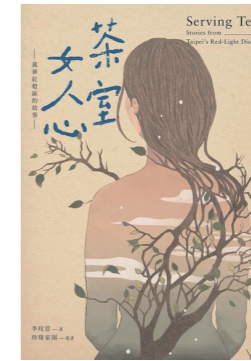
獨立出版社在推外譯時，往往先從文化距離較近的東亞市場切入，日本、韓國或越南相對容易；歐美國家尤其以英語世界門檻最高，需要長期的人脈經營與推介。雖然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是他們目前外譯最多的書籍，但游擊文化偏向人文社科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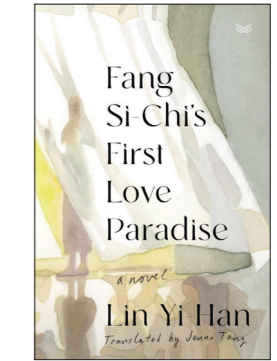
《長女病》
張慧慈 (小花媽) | 著
游擊文化 | 出版



《何苦為男》
許雅潔 | 著
游擊文化 | 出版



《茶室女人心》
李玟萱 | 著
游擊文化 | 出版



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英文版
(Fang Si-Chi's First Love Paradise)
林奕含 | 著
Jenna Tang (湯絮蘭) | 譯
Harper Collins USA | 出版

社會議題出版，非虛構寫作在外推上比文學創作更加困難，若缺乏與當地的連結，容易被當作區域研究，難以被視為普世議題。不過，郭婉妤也指出非虛構的重要性：「我覺得文學像是一個窗口，可以讓國外的讀者對臺灣產生興趣，但更制度性的部分，要透過非虛構的人文社會科學，讓讀者理解房子裡面的結構。」

「翻譯」的多種理解

最後，Jenna向五位講者提問：翻譯的意義是什麼？Will認為，翻譯能夠擴展語言的可能性。Jeff則表示，翻譯可以培養同理心。郭婉妤從編輯的角度出發，思考作者如何跟讀者對話，翻譯就是溝通的橋梁。金泰成鼓勵大家多讀小說，透過閱讀翻譯小說體驗其他文化。而對Naomi來說，翻譯就是世界觀的轉譯，她以「兩位老人坐在樹下下棋」為例，臺灣讀者腦中浮現的

可能是榕樹、石椅與象棋，但如果直譯成英文「tree」，可能就變成其他樹種的西方場景了。因此，她堅持加上「banyan」一詞，確保轉換語言後仍能保留原本的精神與畫面。

無論是台語書寫的出版、多語共作的實驗，或外譯市場的實務挑戰，翻譯都在其中開啟一次又一次的過境，在不同語言的港灣之間，卸下既有意義，裝載新的理解。或許正是在這樣持續移動的過程，臺灣文學便能逐步形塑出屬於自己的世界座標，迎接更多的相遇與迴響。

游騰緯

臺大翻譯碩士學程筆譯組畢。自由譯者、文字工作者，譯有《藝術家之死》、《音樂之戰》、《一九八四》。